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五百五十一　宋　王欽若等　撰

詞臣部

詞學　才敏　器識

詞學

自漢氏之後代言潤色之任歸於省闥非夫學窮物表識通治體藻翰英發可以丹青帝載文辭雅奥可以揚導天律亦何能憲章古昔發揮號令使温純郁穆有上

世之風烈哉乃有練識舊典博通經術鋒氣宏拔章彩彬蔚典暢情理率循軌度祖述前訓綽有遺姸約束機務洞臻體要以至藹稱職之譽增時乂之美或屢蒙嘉奬或專以委任布於佳話良以韙歟

魏劉放初為太祖記室文帝明帝時為中書令善為書檄三祖詔命有所招諭多放所為

吳胡綜為大帝書部與是儀徐詳俱典軍國密事凡自文帝統事諸文誥策命鄰國書符畧皆綜之所造也

晉孔衍為中書侍郎于時中興肇建庶事草創衍經學博通又練識舊典朝儀軌制多取正焉繇是元明二帝並親愛之

范甯為中書侍郎專掌西省康帝雅好文學而甯明習五經甚見親愛朝廷疑議輙諮訪之

南齊丘靈鞠宋末為正員外郎兼中書郎時方禪讓高帝使靈鞠糸掌詔策建元元年轉中書郎勑知東宮手筆靈鞠宋時文名甚盛

王融為中書郎世祖永明九年幸芳林園禊宴朝臣詔融為曲水詩序文藻富麗當世稱之

梁任孝恭為中書通事舍人勑遣製建陵寺刹下銘又啟撰高祖集序文並富麗自是專公家筆翰

朱异為尚書儀曹郎兼中書通事舍人自周捨卒後异代掌機謨方鎮改換朝儀國典詔誥勑書並兼掌之

丘遲為中書郎待詔文德殿武帝著連珠詔羣臣繼作者數十人遲文最美

陳徐陵初仕梁為吏部郎掌詔誥有陳創業文檄軍書及禪授詔策皆陵所製而九錫尤美為一代文宗亦不以此矜物未嘗詆訶作者其於後進文徒接引無倦世祖高宗之世國家大手筆皆陵草之

姚察為中書侍郎歷嘉德宣明二殿及東宮三學士每有制述多用新奇專志著書白首不倦徐陵名高一代每見察述作尤所推重嘗謂子儉曰姚學士德學無前汝可師之也

後魏趙逸為中書侍郎太武神𪊍三年三月上巳帝幸白虎殿命百僚賦詩逸製詩序時稱為善

崔光本名孝伯歷中書侍郎給事黄門侍郎甚為孝文所知侍嘗曰孝伯之才浩浩如黄河東注固今日之文宗也

高閭為中書侍郎軍國書檄詔令碑頌銘賛百有餘篇其文亦高允之流世稱二高

北齊魏收初仕後魏為中書舍人與濟隂温子昇河間

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收後為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神武入朝静帝授以相國固令收為啟啟成上王文襄時侍側神武指收曰此人當復為崔光又季秋大射普令賦詩收詩末云尺書徵建鄴折簡召長安文襄壯之顧諸人曰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國之光彩雅俗文墨通達縱横我亦使子才子昇時有所短至於詞氣並不及之吾有志而不語語而不盡意有未及收呈草皆已周悉此亦難有又侯景既陷梁土鄱陽王範時為合州刺

史文襄勑收以書諭之範得書仍率部伍西上刺史崔
聖念入據其城文襄謂收曰今定一州卿有其力猶恨
尺書徵建鄴未效耳廢帝即位於晉陽驛召收及中山
太守楊休之參政議吉凶之禮并掌詔誥文宣謚及廟
號陵名皆收議也及孝昭居冢宰事命收禁中為諸詔
文積日不出轉中書監
邢劭字子才為中書侍郎所作詔文體容麗累遷中書
監文宣幸晉陽路中頻有甘露之瑞朝臣皆作甘露頌

尚書附令劭為之序
崔陵為侍中歷覽羣書兼有詞藻自中興之後迄於武
帝詔誥表檄多陵所為
荀士遜為中書舍人以文辭見重累遷中書侍郎號為
稱職
顏之推為中書舍人帝有取索嘗令中使傳旨之推稟
承宣詔館中皆受進止所進文章皆是其封署於進賢
門奏之待報方出兼善於文字監校繕寫處事勤敏號

為稱職

後周劉祥字休徵為內史上士高祖北征休徵陪侍帷幄平齊露布即休徵之文也

隋薛道衡為內史侍郎上儀同三司久當樞要才名益顯太子諸王爭相與交高熲楊素雅相推重聲名籍甚無競一時

牛弘為納言上士代專掌文翰甚有美稱

唐徐齊聃高宗時為西臺舍人齊聃善於文詞甚為當

時所稱高宗愛其文令侍周王等屬文以職在樞極仍
勑間日往來
郭正一為中書舍人後為中書侍郎在中書累年明習
舊事兼有詞學制勑多其手出當時號為稱職
劉禕之字希美則天時為鳳閣舍人文詞為世所稱
李嶠為鳳閣舍人則天深加禮待朝廷每有大文詞令
嶠為之
崔融為司理少卿知制誥時張易之兄弟頗招集文學

之士融與納言李嶠鳳閣侍郎蘇味道麟臺少監王紹宗等俱以文才降節事之

賈曾開元初爲中書舍人與蘇晉同掌制誥皆以詞學見知時人稱爲蘇賈

許景先開元中爲中書舍人與齊澣王丘韓休張九齡掌知制誥以文翰見稱中書令張說常稱曰許舍人之文雖無峻峯激流斬絶之勢然屬辭豐美得中和之氣亦一時之秀也

席豫為中書舍人與韓休許景先徐安貞孫逖相次掌制誥皆有能名

齊澣為中書舍人潤色王言皆以古義謨誥為準的侍中宋璟中書侍郎蘇頲並重之

孫逖為中書舍人逖掌誥八年制勅所出為時流歎服議者以為自開元以來蘇頲齊澣蘇晉賈曾韓休許景先及逖為王言之最逖尤苦思文理精練加之謙退不伐人多稱之

韋陟爲吏部郎中張九齡一代詞宗爲中書令引陟爲中書舍人與梁涉對掌綸誥時人以爲美談

常衮代宗永泰中爲中書舍人衮文章俊拔當時推重與楊炎同掌制誥時稱爲常楊

崔元瀚德宗時爲禮部員外郎竇參爲相舉知制誥詔令温雅合於典訓

令狐楚爲職方員外知制誥善於牋表制誥每爲一詞纔成衆立傳寫憲宗聞其名召見擢爲翰林學士

王仲舒元和中為職方郎中知制誥文思温雅制誥既出人皆傳寫

元稹穆宗長慶初為禮部郎中知制誥詞誥所出敻然與古為侔遂盛傳於代繇是極承恩顧稹嘗為長慶宫詞數十篇京師競相傳唱

柳公權為翰林學士文宗嘗因夏日與學士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續曰薰風從南來殿閣生微凉時丁袁五學士皆屬繼臣欽若等曰時丁居晦袁郁並為學士帝

獨諷公權兩句曰辭清不可多得乃令公權題於殿壁

梁杜曉開平初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居兩制之重祖述前載甚得王言之體

後唐李琪初仕梁專掌文翰下必稱旨寵遇踰倫是時琪之名播於海内

趙光逢為禮部郎中歷内外兩制俱有能名轉尚書左丞翰林承旨

周申文炳太祖廣順初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為文典

雅有訓誥之風

才敏

仲尼曰我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傳曰敏則有功又曰敏於事蓋敏之時義遠矣哉若乃祇率官次躬膺明詔國典有稽緩之禁公家有疊委之命至於奉閒宴陪豫游授簡為文無容宿搆於坐立奏煥然成章非英氣積中天機俊發又安能翰動若飛筆不停綴措辭令於俄頃獻嘉頌於行在夫如是則持槖簪筆端神東帶並集龍

鳳之署待詔承明之廷斯謂無曠其職者也若乃不野不史有德有言然後親日月之光潤金玉之度始可以無媿矣

漢枚皐武帝時為郎武帝春秋二十九廼得皇子羣臣喜枚皐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及立皇子禖祝禮月令祀於高禖高禖求子之神也武帝晚得太子喜而立此禖祠而令皐作祭祀之文也文詔所為皆不從故事重皇子也初衛皇后立皐奏賦以戒終令慎終如始也皐為賦善於朔也從行至甘泉雍河東巡狩封泰山

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弋獵射馭狗馬蹵鞠刻鏤蹵足蹵之也鞠以韋為之中實以物蹵蹋為戲樂也帝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

吳薛綜為尚書僕射大帝勑綜祝祖不得用常文綜承詔卒造文義信辭粲爛大帝曰復為兩頭謂更添一頭更祝之語使滿三也綜復再祝辭令皆新衆咸善

晉鍾會為中書侍郎時司馬景王命中書令虞松作表再呈輒不可意命松更定以經時松思竭不能改心存

之形於顔色會察其有憂問松松以實荅會取視爲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王王曰不當爾邪誰所定也松曰鍾會向亦欲啟之會公見問不敢饕其能王曰如此可大用可令來會問松王所能松曰博學明識無所不貫會乃絶賔客精思十日平旦入見至二鼓乃出後王獨拊手歎息曰此真王佐材也

南齊劉係宗爲中書通事舍人太祖廢蒼梧明日呼正直舍人虞整醉不能起係宗歡喜奉命太祖曰今天地

重開是卿盡力之日使寫諸處分勑令及四方書疏使主書七人書吏二十人配之事皆稱旨

梁裴子野掌中書詔誥高祖普通七年王師北伐勑子野為諭魏文受詔立成高祖以其事體大召尚書僕射徐勉太子詹事周捨鴻臚卿劉之遴中書侍郎朱异集壽光殿以觀之時並歎服高祖目子野而言曰其文甚壯俄又勑為書諭魏相元乂其夜受旨子野謂可待旦方奏未之為也及五鼓勑催令開齋速上子野徐起操

筆昧爽便就奏之高祖深嘉焉自是凡諸符檄皆令草創子野為文典而速不尚華靡之詞其制作多法古與今文體異時或有詆訶者及末皆翕然重之或問有為文速者子野答云人皆成於手我獨成於心雖有見否之畢甚於刊改一也俄遷中書侍郎

朱异普通中為散騎常侍异容貌魁梧能舉正雖出自諸生甚閑軍國故實自周捨卒後异代掌機密其軍旅謀謨方鎮改換朝儀國典詔誥勑書並掌典之每四方

表疏當局簿領諮議詳斷填委於前屬辭落紙覽事下議縱横敏贍不暫停筆頃刻之間諸事便了

任孝恭為中書通事舍人為文敏速受詔立成若不留思每奏高祖輒稱善累賜金帛

蕭介博涉經史善屬文初高祖招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顔色不變自若介染翰便成文不加點高祖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即席之美也

劉孺為太子中書舍人孺少好文章性敏速嘗於御坐為李賦受詔便成文不加點高祖甚稱賞之

到沆為太子洗馬通籍文德殿學士省時高祖讌華光殿命羣臣賦詩獨詔沆為二百字三刻便成沆於坐立奏其文甚美

謝徵為鴻臚卿時後魏中山王元略還北高祖餞於武德殿賦詩三十韻限三刻成徵二刻便就其辭甚美高祖稱監焉

謝監爲吏部郎嘗侍高祖坐勑與侍中王暕爲詩答贈其文甚工高祖善之仍使重作復合旨

王規爲黄門侍郎高祖於文德殿餞廣州刺史元景隆詔羣臣賦詩同用五十韻規援筆立奏其文又美高祖嘉焉即日詔爲侍中

褚翔爲太子舍人宣城王主簿高祖宴羣臣樂遊苑別詔翔與王訓爲五十韻詩限三刻成翔於坐立奏高祖異焉即日轉宣城王文學

陳蔡景歷高祖初為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景歷屬文不尚雕靡而長於叙事應機敏速為當世所稱
顔晃文帝天嘉初為中書舍人掌制誥其表奏詔書下筆立成便得事理而雅有氣質
陰鏗幼聰慧天嘉中為始興王府中録事叅軍世祖嘗讌羣臣賦詩徐陵言之於世祖即日召鏗預讌使賦新成安樂宫鏗援筆便就世祖甚歎賞之
傅縡為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縡為文典麗性又敏速

雖軍國大事下筆輒成未嘗起草沉思者亦無以加焉

甚為後主所重

後魏徐紇字武伯少好學有明理頗以文詞見稱靈太后臨朝紇為中書舍人揔攝中書門下之事軍國詔命莫不繇之時有急速令數吏執筆或行或卧人别占之造次俱成不失事理雖無雅裁亦不通情時黄門侍郎太原王遵業瑯邪王誦竝稱文學亦不免為紇秉筆承其指授文筆駮論數十卷多有遺落時或有存於世

高恭之字道穆為中書舍人元顥逼虎牢道穆勸莊帝北渡循河東下徵大將軍元天穆於滎陽别徵爾朱王赴河内以犄角之臣竊謂萬全之計不過於此帝曰高舍人語是其夜到河内郡北未有城守可依帝命道穆秉燭作詔書數十紙布告遠近於是四方知乘輿所在

北齊魏收初仕後魏為主客郎中節閔帝立妙簡近侍詔試收為封禪書收下筆便就不立藁草文將千言所改無幾時黄門郎賈思同侍立深竒之帝曰雖七步之

才無以過此時年二十六孝武初又詔收攝大職文誥
填積事咸稱旨侯景叛入寇梁南境文襄時在晉陽令
收為檄五十餘紙不日而就又檄梁朝令送侯景初夜
執筆三更便成文過七紙文襄善之帝曾遊東山勑收
作詔宣揚威德譬諭關西俄頃而就詞理宏壯帝對百
寮大嗟賞之收自東魏孝静武定二年已後國家大事
詔命軍國文詞皆收所作每有警急受詔立成或時中
使催促收下筆有同宿構敏速之工邢温所不逮也其

叅議典禮與邢相埒

杜弼為大行臺郎中從武帝破西魏於邙山命為露布弼手即書絹曾不起草

盧詢祖有學術文章華靡為後生之俊舉秀才入京李祖勲嘗宴文士文宣使小黄門勑祖勲母曰茹茹既破何故無賀表使者佇立待之諸賔皆為表詢祖俄頃便成後朝廷大遷除同日擢拜詢祖立於東上車門外為二十餘人作表文不加點辭理可觀

後周呂思禮沙苑之捷命為露布食頃便成太祖歎其工而且速

隋楊素初仕周為車騎大將軍武帝命素為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嘉之顧謂素曰善自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應聲答曰臣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

唐顔師古武德初為中書舍人專掌機密于時軍國多務奏請填委師古性既明敏達於從政凡有詔誥皆成其手

岑文本為中書舍人武德中詔誥及軍國大文皆出於顔師古至是文本所草詔誥或衆務繁湊即命書僮六七人隨口便寫須臾悉成亦殆盡其妙

張昌齡弱冠以文詞知名舉進士及第翠微宮成詣闕獻頌太宗召見試作息兵詔俄頃而就帝甚說

楊師道為侍中時太宗好五言詩見師道所製咸稱善嘗宴近臣謂師道曰卿善篇什工毫翰如聞酣賞之際援筆直疏有如宿構今可試為之師道拜伏奉詔造次

便成畧無點竄仍令再三吟諷舉坐莫不嗟賞

許敬宗為太子左庶子兼修國史貞觀十九年從太宗征遼敬宗與高士廉等共知機要及岑文本卒于行所驛召敬宗令草駐蹕山破賊詔書敬宗立於馬前俄頃而就詞甚典麗深見嗟賞自是專知制誥

韋承慶為鳳閣舍人屬文敏捷雖軍國大事下筆輙成未嘗起草後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中宗神龍初坐附推張易之弟昌宗失實配流時易之等伏誅承慶去巾

解帶而待罪欲草赦書衆議以為無如承慶者乃詔承慶為之承慶神色不擾援筆而成詞甚典美當時咸歎服之

劉禕之字希美則天臨朝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時軍國多事所有詔勑獨出禕之構思敏速皆可立待

王勮長壽中為太子典膳兼知鳳閣舍人事時壽春王成器衡陽王成義等五王初出閣同日受冊有司撰儀

注不載冊文及百寮在列方知闕禮宰臣相顧失色勵乃召小吏五人各執筆口授分寫一時俱畢詞理典贍時人歎服之

劉幽求為朝邑尉夜從玄宗平韋庶人是夜所下詔勑百餘道皆出於幽求

蘇頲為中書舍人景龍四年玄宗初定内難屬機事填委文誥萬計頲在太極殿後手操口對無毫釐差誤主書韓禮談子陽傳書草詔屢謂頲曰乞明公稍遲禮等

書不及恐手腕將廢中書令李嶠歎曰舍人思如涌泉嶠所不及也

李白天寶初待詔翰林白與飲徒醉於酒肆玄宗度曲欲造樂府新詞亟召白白已卧於肆矣召入以水灑面即令秉筆頃之成十餘章帝頗嘉之

徐浩肅宗初為中書舍人時天下事殷詔令多出於浩浩屬詞贍給又工楷隸肅宗悅其能加兼尚書右丞

韓皐字仲文父滉檢校左僕射平章事皐為考工員外

郎丁父艱德宗遣中人就第慰問仍宣令撰滉之事業

皐號泣承命立草數千言德宗嘉之

陸贄為翰林學士建中四年朱泚謀逆從駕幸奉天時

天下叛亂機務填委徵發指縱千端萬緒一日之内詔

書數百贄揮翰起草思如泉注初若不經思慮既成之

後莫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日吏應答不暇同舍皆服

其能其於議論應對明練理體敷陳剖判下筆如神當

時名流無不推挹

韋處厚穆宗時為中書舍人侍講學士敬宗嗣位詔以本官充翰林承旨學士每草詔立就愜會帝旨

柳公權文宗時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從幸未央宫苑中駐輦謂公權曰我有一喜事邊上衣物久不及時今年二月給春衣訖公權輦前奉賀上曰單賀未了卿可賀我以詩宫人廹其口進公權應聲曰去歲雖無戰今春未得歸皇恩何以報春月得春衣上悦激賞久之

封敖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構思敏速語近而理勝不

務奇溢武宗深重之

陸扆昭宗時為中書舍人文思敏速初無思慮揮翰如飛文理俱愜同舍服其能天子顧待特異

後唐劉岳昭宗末為殿中侍御史名入翰林為學士岳為文敏速好詼諧秉筆無滯

李琪初仕梁為翰林學士累遷户部侍郎翰林承旨梁祖西抗邠岐北攻潞出師燕趙經畧四方暫無寧歲而琪以學士居帳中專掌文翰下筆稱旨寵遇踰倫是時

琪之名播於海内

器識

夫天地粹和之氣賢者禀之而生故藴而為器識發而為事業乃有蹊禁掖之地居文翰之職沉默以遠勢謙讓以鎮俗敷陳嘉謀聿沮於羣議罄竭明誠克清於大憝或見事於未兆或形言於必中或應機立斷或守正不回斯皆國家之光生民之秀咸用論次垂諸不朽者也

齊傅昭明帝時為中書舍人時居此職者皆權傾天下
昭獨廉靜無干預
唐楊綰為起居舍人知制誥歷司勲員外郎職方郎中
掌誥如故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故事舍人年深者謂
之閣老公廨雜料歸閣老者五之四綰以為品秩同列
給受宜均悉平分之甚為時論歸美
崔祐甫為中書舍人大歷十三年六月隴州汧源縣河
西軍都虞侯趙貴莊營田有猫鼠同乳不為害隴右節

度使朱泚籠而獻之代宗遣內常侍吴承倩出示百寮宰臣常衮等及文武百寮蹈舞稱賀祐甫獨不賀曰猫者猛鷙之類本合食鼠猫鼠不相傷是反天性違物理也不宜稱瑞對百寮白於衮衮愕眙久之謂曰國家祥瑞舍人獨執異見聽舍人自奏祐甫將附中使口奏承倩不受乃抗疏曰今日中使吴承倩宣進止以籠盛猫鼠示百寮者臣知天生萬物剛柔有性聖人因之垂訓作則禮記郊特牲篇曰迎猫爲其食田鼠也然則猫之

食鼠載在祀典以其除害利人雖微必録今此猫鼠不
食仁則仁矣無乃失其性乎鼠之為物晝伏夜動詩人
賦之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又曰石鼠石鼠無食我黍
其序曰貪而畏人若大鼠也臣旋觀之雖云動物異於
麋鹿麏兎彼皆以時殺獲為國家用此之有害亦何愛
而曲全之猫受人養棄職不修亦何異於法吏不勤觸
邪疆吏不勤扞敵又按部式具列三瑞無猫不食鼠之
文以茲稱賀臣所未詳伏以國家化洽理平天符淯至

紛論雜沓史不絕書若以劉向五行論此恐須申命憲司察視貪吏誡諸邊堠無失徼廵則猫能致功鼠不為害輒塵扆旒伏勝戰越宰臣常衮以為和同之象上表陳賀及祐甫疏入帝甚嘉之不復省常衮之表

陸贄德宗時為翰林學士贄性忠藎既居近密感人主重知思有効報故政或有缺巨細必陳繇是顧待益厚建中四年朱泚謀逆從駕幸奉天贄嘗啟帝曰今盜遍天下輿駕播遷陛下宜痛自引咎以感動人心昔湯武

以罪己勅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恡改過以言謝天下使書詔無所忌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庶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帝然之故奉天所下書詔雖武夫悍卒無不揮涕感激多贄所為也

姜公輔為翰林學士建中四年十月涇師犯闕德宗蒼黃自苑北便門出幸公輔馬前諫曰朱泚嘗為涇原帥得士心昨以朱滔叛坐奪兵權泚嘗憂憤不得志不如使人捕之使陪鑾駕忽羣兇立之必貽國患臣頃曾奏

陛下若不能坦懷待之則必殺之養獸自貽其患悔無所及帝曰已無及矣

李昭初自尚書郎出為蘓州刺史朞月以中書舍人召還不拜謂宰輔曰省郎拜舍人以知制誥為次序便繇刺史玷綸闈非敢聞命乃以兵部郎中知制誥翌歲拜舍人受之

崔羣為翰林學士元和七年惠昭太子薨穆宗時為遂王憲宗以澧王居長又多内助將建儲貳命羣與澧王

作讓表羣上言大凡已合當之而不爲則有陳讓之儀理不合當因何遽有讓表今遂王嫡長所宜正位青宮竟從其奏

韋處厚爲翰林學士敬宗寶歴二年十二月中官劉克明作難是時變起宫闈事生倉卒處厚博通古今雅有體識其夕制置皆處厚詳定既行無不得禮爲時所伏時詔命將降未有所定處厚聞難奔赴昌言曰春秋之法大義滅親内惡必書以明逆順正名討罪於義何嫌

安可依違叓事恥諱遂奉藩教行焉

後唐盧導明宗長興末爲中書舍人權知貢舉明年春潞王自鳳翔擁大軍赴闕閔帝奔于衛州宰相馮道李愚集百官於天宫寺將出迎潞王時軍衆離潰人情奔駭百官移時未有至者導與舍人張昭先至馮道請導草勸進牋導曰潞王入朝郊迎可也若勸進之事安可造次且潞王與主上皆太后之子或廢或立當從教令安得不稟母后率爾而行馮道曰事要務實勸進其可

已乎導曰今主上蒙塵在外遽以大位勸人若潞王守道脩睦以忠義見責未審何辭以對不如率羣臣詣宮門取太后進止即去就善矣道未及對會京地廵檢安從進報曰潞王至矣安得百寮無班即紛然而去是日潞王未至馮道等止于上陽門外又令導草勸進牋導執之如初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輩信罪人矣導之守正也如是

晉李懌初仕後唐天成初爲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在

職轉戶部侍郎右丞充承旨時常侍張文寶知貢舉中書奏落進士數人仍請詔翰林學士作一詩一賦下貢部為舉人格樣學士竇夢徵張礪輩撰格詩格賦各一送中書宰相未以為允夢徵等請懌為之懌笑而答曰李懌識字有數頃歲因人偶得及第敢與後生髦俊為標格假令今却業進士就春官求試落第必矣格詩不敢應詔君子多其識大體

冊府元龜卷五百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册府元龜卷五百五十二　宋　王欽若等　撰

詞臣部

獻替

夫獻可替否弼違箴闕竭慮以盡規犯顔而無隱者真邇臣之任也若乃典司命令發揮帝載列位扃闥備問清宴而能緼直方之節勵忠蓋之誠罄其智慮思有云補或削牘爲奏極於敷陳或乘間以言冀其感悟嘉話

溢於前籍英風聳乎來裔自非秉懿有守持正無撓以
謇諤為己任靡循嘿而取容不茍貪於寵靈期有利於
社稷者又孰能批逆鱗之威進苦口之說哉
唐裴漼為中書舍人睿宗太極初炎旱寺觀興役漼上
疏曰臣謹按禮經春令曰無聚大衆無起大役不可以
興土工恐妨農事若號令乖度役使不時則人加疾疫
之危國有水旱之變此五行之應也今自春將夏時雨
愆期下人憂心莫知所出陛下雖降哀矜之旨兩都仍

有寺觀之作時旱之應實此之繇近日已來雨雖不多僅得下種若不勸以農桑恐棄本者多故書云雖有鎡基不如逢時言在乎時不可失也今春告期東作方始正是丁壯就工之日而土木方興臣恐所妨尤多所益尤少耕夫桑妾飢寒之源故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行傳以為是歲三築臺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為不時作南門勞人興役陛下每以萬方為念睿旨殷勤安國濟人防深慮遠伏願下明制發德音順

天時副人望兩京公私營造及諸處和市木等並請且停則蒼生幸甚若農桑失時户口流散縱寺觀營搆豈假黎元飢寒之弊哉帝覽而善之

蘇源明為考功郎中知制誥時肅宗乾元二年十月詔以十七日幸東京又以殿中監李輔國為行營兵馬使以御史大夫賀蘭進明為中京留守時公卿皆獻書進帝以制命已行不納源明及給舍等上言諫曰臣等今月四日及七日上言車駕幸東京不便籲天而訴稽首

而祈竭誠不精留中不下臣等自咎自毒若惛若狂以為雨淫孟冬霖積季秋道路且泥甚不可一也從春大旱方始秋苗田農之間十已耗半方且斂穫猶未收入先之以清道之役申之以祇頻之苦水欲澄而撓之人欲靜而棼之甚不可二也臣等每立廊下竊見旌旗之下盡是餓夫執殳仆于行門者日見一二市井之中半是餒人或求食死於路傍者日見四五甚不可三也姦人連牆盜兒接棟磨礪以須陛下出爾前靡淩于灞上

兇人肆于城中御史大夫必不能愊而禦之甚不可四也臣等伏料之殷鑒不遠近在天寶十五載季夏爾聖皇巡蜀後大都内府財貨朝臣富民資産盡在道路之手有乘馬駃驢入宣政紫宸殿者擾亂如此一至於是况陛下復二都有四海日淺錢穀滿蓄不及曩時者必為利而行此賊臣作計誘掖給陛下而已詩曰三星在罶(音柳)臣不勝嗚咽為陛下痛之宜速下詔書罷東幸不然窮隸樂禍已扼腕爾甚不可五也方今犯王畿者河

洛繹騷侮侯服者江湖叛渙詩曰中原有菽庶人采之彼思明康楚元者采菽之庶人也陛下何遽輕萬乘而媟孽速成之邪甚不可六也自河南北盡為盜境淮東江西又見侈阻王公已下未給廩禄將士已來且支日月陛下中官宂食不減往年梨園雜伎有感今日陛下未得穆然高枕用此奚為中官指使太常正樂外一切放歸仍給長牒勿事待郎五六年後隨事進退令聚而仰給甚不可七也司空李光弼能拔河陽尚書王思禮

應下晉原中丞衛伯玉勁卒接焉者過析支不日且至
大夫王玄志壓巫閭臨幽都汝州刺史田南金乘關口
過二室揚州長史鄧景山凌長淮籲梁汴然而狂賊失
身戚于繼氏山北不敢逾孟津東不敢過覽子只待反
接耳陛下不坐而受之而欲親征狥一朝之怒甚不可
八也王者於天地神祇第付之有司享之牲幣則已夫
何求哉記曰不祈土地今方士蠢愚巫祝淫瀆妄有開
說甚不可九也天子順動人皆幸之之謂幸人皆病之

之謂不幸不幸之謂虐臣等見陛下否而弗聽聯伏赤墀之下頓顙流涕而出陛下或容而免之或毀而罪之凡百之臣如昌言於朝有萬之口必錯謗於外甚不可十也臣聞子不諫於父且焉得為孝乎臣不諍於君又焉得為忠乎不孝不忠而苟榮冒禄圈牢之物不若也臣等至賤不能委身圈牢之中使樵夫共指而笑之不勝大願願陛下留神玄微養和淡泊天下幸甚帝省表遂不東幸

常袞代宗永泰中為中書舍人時内侍魚朝恩恃權寵兼領國子監事袞上疏以為不可時朝廷多事西邊北邊連為寇盜侵逼袞累上表章陳其利害代宗甚顧遇之

令狐峘為中書舍人德宗初即位將厚奉元陵峘上疏諫曰臣聞傳曰近臣盡規禮記曰事君有犯而無隱臣幸遇昌運謬參近列敢竭狂愚庶裨分寸伏惟陛下詳察焉臣嘗讀漢書見劉向抗疏論王者山陵之式良史

稱歎萬古芬芳何者聖賢之心勤儉是務必求諸道不作無益故舜葬蒼梧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不改其列周武葬於畢陌無邱隴之處漢文葬於霸陵因山谷之制禹非不忠也啟非不順也周公非不友也景帝非不孝也其葬君親皆守微薄至宋文公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其臣華元樂舉春秋書為不臣秦始皇葬於驪山魚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珍寶之藏不可勝計千載非之故桓魋為石椁夫子曰不如速朽子游問喪具夫子曰

稱家有無張釋之對孝文曰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是以漢修霸陵皆以瓦器不以金銀為飾繇是觀之有德者葬逾薄無德者葬逾厚昭然可覩矣陛下自臨御天下聖政日新進忠去邪減膳節用不珍雲物之瑞不近鷹犬之娛有司給物悉依元估利於人也四方底貢唯供祀事薄於已也故澤州奏慶雲詔曰以時和為嘉祥邕州奏金坑詔曰以不貪為寶恭惟聖慮無非至理而獨六月一日制度節文云應縁山陵制度

務取優厚當竭帑藏以供費用者此縁仁孝之徳切於
聖衷伏以尊親之義貴於合禮陛下毎下明詔發徳音
皆比蹤唐虞超邁周漢豈取悦凡常之目有違賢哲之
心與失徳之君競其奢侈者也臣又伏讀遺詔曰其喪
儀制度務從儉約不得以金銀為縁飾陛下恭順先帝
動無違者若制度優厚豈顧命之意邪伏惟陛下逺鑒
虞夏周漢之儀深惟夫子釋之之戒虔奉先旨俯遵禮
經為萬代法天下幸甚今赦書雖頒行諸條猶未出因

之奉遺制數聖理固其時也伏望速詔有司悉從古禮
臣聞愚夫之言聖主擇焉況臣忝職史官親述睿德恥
同華元樂舉之為臣也願以禹舜之理紀聖猷也夙夜
懇迫不敢不言祇犯聰明實憂罪譴言行身黜雖死猶
生詔答曰朕頃議山陵心方迷謬志遵先旨遂有優厚
之文卿聞見該通識達弘遠深知不可切以為言引古
援今依經據理非唯中朕之病兼亦成朕之身今所以
令朕免不子之名不遺君親於患者實卿之力也敢不

聞義而從收之桑榆奉以始終期無失墜嗟乎古之遺直何以加卿

姜公輔建中初為京兆府戶曹叅軍翰林學士特承恩顧才高有器識每對見言事德宗多從之四年涇原兵反帝將出自苑便門公輔俯諫曰朱泚嘗總涇原兵以朱滔故坐奪其兵權常憂憤不得志不如使人捕之陪鑾駕忽羣兇立以為帥恐必為後害臣昔嘗陳奏云陛下不能寬懷待之當殺之養猛獸自為患悔且無及帝

卒愕不遑聽且曰已無及矣

陸贄建中初爲祠部員外郎充翰林學士性忠藎旣居近密感人主重知思有以效報政或有缺巨細必陳四年涇原兵叛從幸奉天其年冬議欲以新歲改元而卜祝之流皆以國家數鍾百六凡事宜有變革以應時數

德宗謂贄曰往年羣臣請上尊號聖神文武四字今緣寇難諸事並宜改更衆欲於朕舊號之中更加兩字其事如何贄奏曰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

累謙冲襲平喪亂之時尤傷事體今者鑾輿播越未復
宮闈宗祏震驚尚愆禋祀中區多梗大憝猶存此乃人
情向背之秋天意去就之際陛下宜深自懲勵收攬羣
心痛自貶損以識靈譴不可近從末議重益美名帝曰
卿所奏陳雖理體甚切然時運必須小有改變亦不可
執滯卿更思量贄曰古之人君稱謂或稱皇或稱帝或
稱王但一字而已至暴秦乃兼皇帝二字後代因之及
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是知人主輕重不在自

稱崇其號無補於徽猷損其名不傷於德美然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謟之譏得失不侔居然可辨況今時運屯否事屬艱危尤宜恐懼思以自貶抑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祗天戒天時人事理必相符人既好謙天亦助順陛下誠能斷自宸鑒煥發德音引咎降名深示刻責惟謙與順一舉而二美從之帝納焉但改興元年號而已初德宗倉皇出幸府藏委棄凝冽之際士衆多

寒服御之外無尺縑文帛及賊泚解圍諸藩貢奉繼至乃於奉天行在貯貢物於廊下仍題曰瓊林大盈二庫名贄諫曰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盍區分賦稅當委於有司以給經費貢獻宜歸於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禍於兹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出豈其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儉約斥遠貪饕雖内庫舊藏未歸

太府而諸方典獻不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近以寇逆亂常鑾輿外幸既屬憂危之運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遊行殿忽覩右廊下牓列二庫之名憮然若驚不識所以何者天衢尚梗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噢咻未息忠勤戰守之効賞賚未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懷竊揣軍情或生觖望或忽形謗讟或配肆謠言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甿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

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捍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廹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難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欲其欲絶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携懐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謡讟方興軍情稍沮豈不以勇夫常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旣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黙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記曰財散則民聚豈其效歟陛下天資英聖見

善必遷是將化蓄怨為銜恩反過差為至當促殄遺寇永垂鴻名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帝嘉納之令去其題署累遷考功郎中諫議大夫依前充學士先是鳳翔衙將李楚琳乘涇師之亂殺節度使張鎰歸款朱泚及奉天解圍楚琳遣使貢奉時方艱阻不獲已命為鳳翔節度使帝忿其弑逆心不能容既至漢中楚琳使來絶不召對贄諫曰楚琳之罪固不容誅但以乘輿未復大憝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宜速告晷刻是爭商嶺

則道迂且遥駱谷復為賊所扼僅通王命唯在襃斜此路若又阻艱南北便成隔絶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脅之中恂恂羣情各懷向背賊勝則往我勝則來其間事機不容差跌儻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其勢豈不病哉帝釋然開悟乃善待楚琳使優詔安慰其心時帝又欲以谷口已北從臣賜號曰奉天定難功臣谷口以南隨扈者曰元從功臣不選朝官內官一例俱賜贄奏曰破賊扞

難武臣之效至如宮闈近侍班列員僚但馳走從行而
已恐與介冑奮命之士俱號功臣伏恐武臣憤惋乃止
李晟既收京城遣中使宣付翰林院具録先散失宮人
名字令草詔賜渾瑊遣於奉天尋訪以得為限仍量與
資裝送赴行在贄不時奉詔進狀論之曰頃以理道乖
錯禍亂薦鍾陛下思咎懼災裕人罪已屢降大號誓將
更新天下之人垂涕相賀懲憤釋怨煦仁戴明畢力同
心共平多難止土壤於絕岸收版蕩於横流殄寇清都

不失舊物實繇陛下至誠動於天地深悔感於神人故得百靈降康兆庶歸德不如此自古何嘗有捐棄宮闕失守宗祧繼逆於赴難之師再遷於蒙塵之日不踰半歲而復興大業者乎今渠魁始平法駕將返近自郊甸遠周寰瀛百役疲瘵之甿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病傾耳聳肩想聞德聲翹望聖澤陛下固當感上天悔禍之眷荷列祖垂裕之休念將士鋒刃之殃愍黎元塗炭之酷以致寇為戒以居上為危以務理為憂以復言為

急損之又損尚懼汰侈之易滋艱之惟艱尤恐戒懼之難久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夫以內人為號蓋是中壼末流天子之尊富有宮掖如此等輩固繁有徒但恐傷多豈憂乏少前翦除元惡曾未浹旬奔賀往來道途如織何必自虧君德首訪婦人又令資裝速赴行在萬目閲視衆口流傳恐非所以答慶賴之心副惟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義有重輕重者宜先輕者宜後故武王尅殷有未及下車而為之者蓋美其不失

先後之宜也自翠華播越萬姓靡依清廟震驚三時乏祀當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速遣大臣馳傳先往迎復神主修整郊壇展禋享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弔恤死義慰犒有功綏輯黎蒸優問耆耋安定反側寬宥脅從宣暢鬱堙褒奬忠直宜先不可後也至如崇飾服器繕緝殿臺備耳目之娛選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且散失內人已經累月既當離亂之際必為將士所私其人若稍有知不求當自陳獻其人若甚無識求之適

使憂虞自因寇亂喪亡頗有大於此者一聞搜索懷懼必多餘孽尚繁羣情未一因而善撫猶恐危疑若又懼之於何不有昔人所以掩絶纓而飲盜馬者豈必忘其情愛蓋知為君之體然也以小妨大明者不為天下固多藝人何必獨在於此所令撰賜渾瑊詔書未敢順旨帝遂不降詔但遣使而已自車駕播遷贄奏云方今詔書宜痛自引過罪已以感動人心昔湯武罪已致興後代推以為聖人楚昭王失國亡走一言善而復其國至

今稱爲賢君陛下誠能不恡改過以言謝天下臣雖愚陋爲詔詞無所忌諱庶能令天下叛逆者廻心喻旨德宗從之故行在制詔始下聞者雖武夫悍卒無不揮涕感激議者咸以爲帝之剋復寇難旋復天邑不唯神武之功爪牙宣力葢亦文德廣被腹心有助焉貞元初李抱真來朝因前賀曰陛下之幸奉天山南時赦書至山東士卒無不感泣思奮者臣時見之即知諸賊不足平也

衛次公貞元末為左補闕充翰林學士順宗在諒闇外有王叔文輩操權樹黨無復經制次公與鄭絪同處内庭多所規正

李吉甫憲宗元和初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時中書小吏滑渙與知樞密劉光琦暱善頗竊朝權吉甫請去之及劉闢反憲宗誅討之計未決吉甫密贊其謀兼請廣徵江淮之師繇三峽路入以分蜀寇之力事皆允從繇是甚見親信

李絳元和初為主客員外郎充翰林學士以孜孜規諫為己任憲宗初即位叛臣李錡阻兵于浙右錡既誅朝廷將輦歸其家私財帛絳上言曰李錡兇狡叛戾僭侈誅求刻剝六州之人積成一道之苦聖恩本以叛亂致討蘇息一方今輦運錢帛播聞四海非所謂式遏亂略惠綏困窮也伏望天慈並以賜本道百姓今年租賦則百姓欣戴四海歌詠也帝覽狀嘉之時中官吐突承璀自藩邸承恩寵既為神策軍護軍中尉嘗欲於安國佛

寺建立聖德碑大興工作且上聞令翰林為之文加之厚貺絳即上言曰陛下布惟新之政剗積習之弊四海延頸日望德音今忽立聖德碑以示天下不廣大易稱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執契垂拱勵精求治豈可以文字而盡聖德又安可以碑表而贊皇猷若可叙述是有分限乃反虧損盛德豈謂敷揚至道哉故自堯舜禹湯文武並無建碑之事至秦始皇荒逸之君煩酷之政然後有之興嶧山之碑揚誅伐之功紀巡幸之跡

適足為百姓所笑萬代所譏至今為失道亡國之主豈可擬議於此陛下嗣高祖太宗之業舉貞觀開元之政思理不遑食從諫如順流固可與堯舜禹湯文武方駕而行安得追秦皇暴虐不經之事而損聖政近者聞巨源請立紀聖德碑嚴礪請立紀聖功碑陛下詳盡事宜皆不允許今忽令立此與前事頗乖此碑既在安國寺即不得不叙載遊觀崇飾之事述遊觀且乖理要叙崇飾又匪政經固非哲王所宜行也其碑伏乞聖恩特令

寢罷帝覽狀即時不令建立先是軍中已建碑樓猶延候帝旨不令毀去帝知之令以牛數十拽倒絳又嘗因浴堂北廊奏對違忤帝旨指切時病及論中官縱恣方鎮進獻事宜帝怒甚厲聲曰卿所論事何太過耶絳前論不已曰臣所陳豈臣身之利是國家之利陛下不以臣愚使處腹心之地豈可見事虧聖德致損清時而惜身不言仰屋竊歎是臣負陛下也若不顧患禍盡誠奏論旁忤倖臣上犯聖旨以此獲罪是陛下負臣也且臣

與內官素不相識又無嫌隙秪是恐威福太盛上損聖
朝臣所以不敢不論爾使臣緘默非社稷之福也帝見
其誠切不廻怒色卻散稍慰諭曰卿盡節於朕人所不
言者卿悉言之使朕聞所不聞真忠正誠節之臣也他
日南面亦須如今日絳拜恩而退遽宣宰臣命與改官
授中書舍人依前翰林學士翌日面賜金紫帝親為絳
擇良筠前後朝臣裴武柳公綽白居易等或為姦人所
排陷將加貶黜絳每以密疏申論得獲寬宥及鎮州節

度使王士真死朝廷将用兵討除絳深陳以為未可絳既盡心規益憲宗每有詢訪多叶事機
崔羣元和中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常以讜言正論聞於時憲宗嘉賞降宣旨云自今後學士進狀並取崔羣連署然後進來羣以禁密之司動為故事自爾學士或惡直醜正則其下學士無繇上言羣堅不奉詔三疏論奏方允時吐突承璀恩寵特異惠昭太子薨議立儲副承璀獨排羣議屬意澧王欲以威權自樹頼憲宗明斷

不感及將冊拜太子（即穆宗也）詔羣代澧王作讓表羣奏曰
凡事已合當而不為則有退讓澧王非嫡不當立復何
讓焉憲宗深納之又魏博節度使田季安進絹五千疋
充助修開業寺羣以為事實無名體尤不可請止絕所
進羣前後所論率多聽納
白居易元和中為左拾遺充翰林學士時監察御史元
稹謫為江陵府士曹掾翰林學士李絳崔羣於憲宗前
抗論稹無罪居易累疏切諫曰臣昨緣元稹左降頻已

奏聞臣內察事情外聽衆議元稹左降有不可者三何者元稹守官正直人所共知自授御史已來舉奏不避權勢祇如奏李公佐等事多是朝廷親情人誰無私因以挾恨或假公議將報私嫌遂使誣謗之聲上聞天聽臣恐元稹左降已後凡在位者每欲舉職必先以元稹爲誡無人肯爲陛下當官守法無人肯爲陛下嫉惡繩愆內外權貴親黨縱有大過大罪者必相容隱陛下從此無緣得知此其不可者一也昨元稹所追勘房式之

事心雖狥公事稍過當既從重罰足以懲違況經謝恩
旋又左降雖引前事以為責辭然外議喧喧皆以為元
稹與中使劉士元爭廳因此獲罪至於爭廳事理已具
前狀奏陳況聞士元蹋破驛門奪將鞍馬仍索弓箭嚇
辱朝官承前已來未有此事今中官有罪未聞處置御
史無過卻先貶官遠近聞知實損聖德臣恐從今以後
中官出使縱暴益甚朝官受辱必不敢言縱有被凌辱
毆打者亦以元稹為戒但吞聲而已陛下從此無緣得

聞此其不可者二也臣又訪聞元稹自去年已來舉奏嚴礪在東川日枉法沒入平人資産八十餘家又奏王紹違法給券令監軍神柩及家口入驛又奏裴玢違勑徵百姓草又奏韓臯改軍將封杖打殺縣令如此之事前後甚多屬朝廷法行悉有懲罰計天下方鎮皆怒元稹守官今貶為江陵判司即是送與方鎮從此方便報怨朝廷何繇得知臣伏聞德宗時有崔善貞者告李錡必反德宗不信送與李錡錡掘坑熾火燒殺善貞曾未

數年李錡果反至今天下為之痛心臣恐元稹貶官方
鎮有過無人敢言陛下無繇得知不法之事此其不可
者三也若無此三不可假如朝廷誤左降一御史蓋是
小事臣安敢煩瀆聖聽至於再三誠以所損者深所闗
者大以此思慮敢不極言疏入不報淄青節度使李師
道進絹為魏徵子孫贖宅居易諫曰徵是陛下先朝宰
相太宗賞賜殿材成其正宅尤與諸家第宅不同子孫
典貼其錢不多自可官中為之收贖而令師道掠美事

實非宜憲宗深然之帝又欲加河東王鍔平章事居易諫曰宰相是陛下輔臣非賢良不可當此位鍔誅剝民財以市恩澤不可使四方之人謂陛下得王鍔進奉而與之宰相深無益於聖朝乃止王承宗拒命帝令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為招討使諫官上章者七十人居易面論詞情切至既而又請罷河北用兵凡數千百言皆人之難言者帝多聽納
李德裕穆宗長慶初為屯田員外郎充翰林學士時穆

宗不持政道多所恩貸戚里諸親邪謀請謁傳道中人之旨與權臣往來徳裕上疏曰臣伏見國朝故事駙馬緣係親密並不合與朝廷要官往來玄宗開元中禁止尤切訪聞近日駙馬等輒至宰相及要官宅此輩無他才可以延接唯是漏洩禁密交通中外羣情所知以為甚弊其朝官素是雜流則不妨來往若職在清列豈可知聞伏望宣示宰臣其駙馬自今已後有公事任至中書見宰相此外更不得至宰相及臺省要官宅帝欣納

馬

冊府元龜卷五百五十二

冊府元龜卷五百五十三　宋　王欽若等　撰

詞臣部

獻替　謬誤　稽緩

獻替第二

唐韋處厚穆宗時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時張平叔以便佞詼諧他門捷進自京兆尹為鴻臚卿判度支不數月宣授戶部侍郎平叔以征利中穆宗意欲希大任以

榷鹽舊法為弊年深欲官自糶鹽可富國彊兵勸農積貨疏利害十八條詔下其奏令公卿議處厚抗論不可以平叔條奏不周經慮未盡以為利者反害以為簡者至煩乃取其條目尤不可者發十難以詰之時平叔傾巧有恩自謂言無不允及處厚條件駁奏穆宗稱善令示平叔平叔詞屈無以答其事遂寢處厚以幼主荒怠不親政務既居納誨之地宜有以啟道性靈乃銓擇經義雅言以類相從為二十卷謂之六經法言獻之錫以

繒帛銀器仍賜金紫以憲宗實録未成詔處厚與路隨兼充史館脩撰實録未成許二人分日入内仍放常參處厚俄又權兵部尚書敬宗即位李逢吉用事素惡李紳乃構成其罪禍將不測處厚與紳皆以孤進同年進士心頗傷之乃上疏曰臣竊聞朋黨議論以李紳貶黜尚輕臣受恩至深職備顧問事關聖德不合不言紳先朝獎用擢在翰林無過可書無罪可戮今羣黨得志讒嫉大興詢於人情皆甚驚駭詩云萋兮菲兮成是貝錦

彼譖人者亦已太甚又曰讒言罔極交亂四國自古帝王未有遠君子近小人而致太平者又古人云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李紳是前朝任吏縱有罪愆陛下尤宜洗釁滌瑕念舊忘過以成無改之美今逢吉門下故吏遍滿朝行侵毁加誣何詞不有所貶如此猶謂太輕蓋曾參有投杼之疑先師有拾塵之戒伏望陛下斷自聖慮不惑姦邪則天下幸甚建中之初山東向化只緣宰相朋黨上負朝廷楊炎為元載復讐盧杞為劉

晏報怨兵連禍結天下不平伏乞聖明察臣愚懇帝悟其事紳得減死貶端州司馬處厚正拜兵部侍郎謝恩於思政殿時昭愍狂恣屢出畋遊每月坐朝不三四日處厚因謝恩從容奏曰臣有大罪伏乞面首帝曰何也處厚對曰臣前爲諫官不能先朝死諫縱先聖好畋及色以至不壽臣合當誅然所以不死諫者亦爲陛下此時在春宮年已十五今則陛下皇太子始一歲矣臣安得更避死亡之誅帝深感悟其意又山南東道節度牛

元翼家悉爲鎮州節度王庭湊所害敬宗既聞元翼一家無辜併命深歎宰輔之無才致使姦兇久未率化虔厚因上疏曰臣聞汲黯在相淮南不敢謀反干木在魏諸侯不敢加兵王霸之理皆以一士而止百億之師以一賢而制千里之難伏以裴度勳高中夏聲播外夷庭湊克融皆憚其用吐蕃回鶻悉服其名今若置之巖廊委其參決西夷北虜未測中華河北山東必禀廟筭況幽鎮未靜尤資重臣管仲曰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

之則聖理亂之本非有他術順人則理違人則亂伏承
陛下當食歎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尚不留驅策此
所以馮唐感悟漢文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夫御宰
相當委之信之親之禮之於事不効於國無勞則置之
散寮黜之遠郡如此則在位者不敢不勵將進者不敢
苟求陛下存終始之分但不永棄則君臣之厚也今進
皆負四海責望退亦不失六曹尚書不肖者無因而勸
臣與逢吉素無私嫌臣被裴度無辜貶官今之所陳上

答聖明下答羣議披肝感激伏地涕流伏乞鑒臣愛君
矜臣體國則天下幸甚初度為逢吉所排至是復兼相
任皆處厚與李程内以公議贊成寶歴元年四月冊尊
號禮畢大赦天下是時幸臣李逢吉與端州司馬李紳
不叶所撰赦文但云左降官已經量移者宜與量移不
言未量移者盖欲使紳不霑恩例也處厚上疏曰伏見
赦文節目中新左降官不該恩澤大宥之體有所不弘
臣竊聞物議皆言逢吉恐李紳量移故有此處置若如

此則應是近來流貶官因李紳一人皆不得量移事體

至大豈敢不言李紳先朝奬任曾在内庭自經貶官未

蒙恩宥古人云人君當記人之功忘人之過管仲拘囚

齊桓舉為國相冶長縲絏仲尼選為密親有罪宜猶湯

滌無辜豈可終累況鴻名大號冊禮盛儀天地百靈之

所鑒臨億兆八紘之所瞻戴恩澤不廣實非所宜臣與

逢吉素無讎嫌與李紳且非親黨所論者全大體所陳

者存至公伏乞聖恩察臣肝膈儻蒙允許仍望宣付宰

臣應近年左降官並編入赦條令准舊例得量移近處帝覽奏深悟其事乃追赦文令添改縣是紳得移爲江州長史

高鉞爲翰林學士敬宗初遷中書舍人學士如故謝恩於思政殿因諫帝以求治莫若躬親用示憂勤之旨也帝嘉深納其言

柳公權文宗太和中爲中書舍人翰林書詔學士文宗因便殿對六學士語及漢文恭儉帝舉袂曰此澣濯者

三矣學士皆贊詠儉德唯公權無言帝留而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良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之衣乃小節耳時周墀同對爲之股慄公權詞氣不可奪累遷諫議大夫工部侍郎學士如故開成中嘗入對帝謂之曰近日外議如何公權對曰自郭旼除授邠寧物議頗有臧否帝曰旼是尚父之從子太皇太后之季父在官無過自金吾大將軍授邠寧小鎮何事議論耶公權曰以旼勲德除鎮攸宜人情議論者言旼進二女入宫致

此除拜此事信乎帝曰二女入宫參太后非獻也公權曰爪李之嬀何以户曉因引王珪諫太宗出廬江王妃故事即令南内使張日華送二女還邸公權忠言裨益皆此類也

韋澳大中中爲翰林學士承旨與同僚蕭寘深爲宣宗所遇二人同直無不召見詢訪時事每有邦國刑政大事中使傳宣草詞澳心欲論諫即曰此一事須降御札方敢施行遲留至旦必論其可否帝多從之

李蔚爲翰林學士承旨禮部侍郎懿宗咸通十二年賜安國寺講唱僧重謙僧承澈沉檀木講經唱經座各一仍設萬人齋蔚以帝造寺捨施不已上疏曰臣聞孔丘聖者歟言則引周任之言符融賢者也諫必憑王猛之諫事求師古詞貴達情臣伏覩陛下自纂帝圖克崇佛事止當脩外未堪得中今歷採本朝名臣有忠直裨於上者輒思陳叙以補聖明臣聞天后時曾營大像功踰百萬狄仁傑上疏云夫寶鈸殫于綴飾瓌材竭于輪奐

功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來皆從地出非損百姓將何以求生之則有時用之則無度臣毎思維實所悲痛其如往在江表像法盛興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至二淮沸浪五嶺騰烟列剎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衣蔽路豈有勤王之師況近年以來風塵屢擾水旱不節征役稍繁必若多費官錢又苦人力一隅有難將何救之此切當之言一也中宗時公主外戚皆奏度僧姚崇奏曰佛不在外求之於心佛圖澄最賢無益於趙羅什多藝

不救於秦何充符融皆遭敗滅齊襄梁武未免災殃但發慈悲行利益事使蒼生安樂即是佛身此切當之言二也睿宗為金仙玉真公主造大觀辛替否諫曰自夏已來淫雨不解穀荒不壟麥爛于場入秋已來亢旱成災苗而不實霜損蟲暴草菜枯黄下人咨嗟未知賙賑今陛下愛兩女為造兩觀燒塼運木載土填沙道路流言皆云計用錢百萬餘貫伏惟陛下聖人也遠無所不知陛下明君也細無所不見既知且見知倉有幾年之

儲庫有幾年之帛知百姓之間可存活乎三邊之士可轉輸乎當今發一卒以禦邊陲遣一兵以衛社稷多無衣食皆帶飢寒賞賜之間迥無所出軍旅驟敗莫不繇斯而乃以百萬貫錢造無用之觀以賈六合之怨以違萬人之心乎此切當之言三也又諫造寺曰夫釋教以清淨為基以慈悲為主故嘗體道以濟物不利欲以損人每去己以全真不營身以害教今三時之月築山穿池損命也殫府虛帑損人也廣殿長廊營身也損命則

不慈悲損人則不濟物營身則不清淨豈大聖至仁之心乎經曰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臣以爲減琱琢之費以賑貧人是有如來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蟲是有如來之仁罷營葺之直以給邊陲是有湯武之功廻不急之禄以購清廉是有唐虞之理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而疎見在失眞實而冀虛無重俗人之所爲而輕天子之功業臣實痛之此切當之言四也臣覩仁傑天后高宗朝上公也元崇先天開

元中賢哲也替否中宗睿宗時直臣也每覽斯文則未嘗不廢卷長歎而感慕之臣幸居近侍叨職貳卿冐臆之間雖寡秋毫之智肺腸之内厚涵春露之濡既自昧讜言又不稽故事靦顔順旨其何以安願迴日月之明少鑒芻蕘之款帝循省加歎竟未能罷其事

後唐趙鳳同光中爲翰林學士莊宗命劉皇后拜張全義爲養父后傳教令草謝全義書鳳以國后無拜人臣爲父之禮乃密上疏陳其失曰臣叨被睿慈獲親密勿

在可言之地居掌誥之司其或事異常規禮闕草創程式先謀於國輔封章然貢於天聰庶顯公忠免貽錯失今月九日中宮傳命令修張全義書題將行父事之儀有玷君臨之道既行文翰難決否臧奉行則罔叶國經違命則恐虧臣節遂修記事取則宰臣貴動合於楷模期永垂為規範以茲奉職庶顯致君臣聞覆萬物者天載萬物者地非聖主無以體乾道非賢后無以法坤儀百代攸同二儀無改伏惟陛下恢張九五統馭玄黃外

設明廷內崇陰教言動而華夷知仰弛張而幽顯欽承
張全義雖位極於王公而名不離於臣校承陛下曲旨
受皇后重儀致紊彝章不防輿議臣又聞纂洪基者真
主行直道者忠臣不可務一時之緘藏失久長之體制
得不恭陳手疏罄露血誠庶裨益於神聰免隳弛於王
度伏乞皇帝陛下俯容狂瞽動畏簡書時開睿敏之懷
永守文明之訓使聖后式全其內則元臣可保於令圖
永揚日月之光載理乾坤之體臣職叨侍從名忝論司

儻避事以不言是偷安而冒寵疏奏帝雖嘉其直誠而劉后已拜全義追改無及

劉贊為比部郎中知制誥明宗天成二年八月贊上言曰臣聞信者使民不惑義者使民知禁非信無以彰明德非義無以顯聖猷此乃三代英風百王令則伏惟陛下恭臨寶位虔紹鴻圖握金鏡而炤萬方運璇璣而調四序遐敷至德廣納忠言凡列周行許陳封事雖皆聽覽而尚寡依行縱所依行亦未遵守自此或有益國利

人之術除姦去弊之謀可以擇其所長便為永制仍乞特頒詔令峻立條章豈唯示信義於域中抑亦振威風於海内既遵法度必致治平

張文寶為中書舍人天成二年十一月文寶上言曰巡狩省方唐虞之舊典弔民伐罪湯武之前功陛下親統貔貅盡除梟獍剷盪瑕穢殄息氛埃天威已震於華夷霈澤又沾於幽顯動植穠泰遐邇歡康所宜旋軫神都凝旒紫禁居中土而表正來萬國以均輸允叶億兆之

心共樂雍熙之化

于嶠為户部員外郎知制誥天成二年嶠上言請邊上兵士起置營田斆趙充國諸葛亮之術庶令且戰且耕望致輕徭三年嶠又上言曰有國有家既定君臨之位無偏無黨方明王者之心苟少虧於同軌同文則微損於盡美盡善竊知河朔令錄須候本道薦揚朝廷就加其命況今萬國諸侯猶請行而貢職豈使一方令長獨端坐以邀官未敦革故之風深缺維新之化覩茲闕政

敢貢直言乞宣付中書委於銓管此後並從常調七月嶠上言曰協和萬邦明主所以安社稷平章百姓哲后所以懷黎民將延七百載之洪基須安億兆衆之黔首臣幸遇聖明之代敢傾愚直之誠伏以朝廷先有指揮令年不更通括苗畝宣從特旨頒作溥恩且屬夏秋已來霜雨頻降在山川高土則必有豐年想藪澤下田非無水沴脫或已作潢汙行潦猶徵青苗地頭不唯損邦國風化兼恐傷天地和氣儻或皇帝陛下念兹狂直哀

彼災祥特於淹浸之田别示優隆之澤重委鄉村父老通括不令州縣節級下鄉如或檢驗不虚即日蠲減租税或有司以軍糧未濟兵食是虞即請却於山川之田豐熟之地或於麻畦稈草蠶鹽地頭據其本分價錢折納諸色斛㪷所謂公私俱濟苦樂皆均捨其短以從其長將有餘而補不足臣每因急務方敢上言前後所奏十件有司未行一件伏乞陛下念臣苦思察臣盡心或可施行不令停滯

晉程遜初仕後唐為中書舍人上言以民間機織多有假偽虛費絲縷不堪為衣請下禁止庶歸朴素後為翰林學士與學士和凝張礪等上十三事其一前代帝王親覲風俗訊民利病其後不暇親行亦遣使廵行風俗唐朝於十道置採訪使一員請如舊制亦冀民病蘓舒其二天成已來久不括田自水旱累年民戶疾苦不均令歲夏秋或稔於常歲請行檢括庶獲均輸其三中原邊土率多閒田可令近下軍都興起屯田舊時銅冶鐵

治亦令軍人興置不費於民其四人君求理欲廣視聽須羣臣上言然則人才有短長智畧有能否其於聽用之間乞留睿鑒伏恐失人其五朝野官吏人數衆多若不行黜陟之科何以察其能否望准考課令凡中外官歳終校考以行進退其六古人得位相讓所冀不掩賢能得其髦俊請依建中故事羣官受命後舉人自代其七治道既知損益務實去華伏見自中興以來或於邉境權立州縣名目户口不多虚張吏員枉費禄食其權

置名目望一切停省以賑邊軍臣伏見徐宿州管內有泗濱院徐山院市丘院白土務所管人户共數千家請罷廢名額其户税請還州縣其八請止游惰勸農桑減冗食之員停不急之務其九君上置諫諍之官此期聞過況聞官給諫紙虛佇讜言時政有所不便請諫官陳論詔書有所依違請給事中封駁其十國朝承平時諸監鑄錢不輟尚不能給今國家所鑄絶少而市人銷錢貨賣銅器累行止絶尚未知禁伏乞嚴下條法其銅除

鏡鞍轡胥帶外不許市賣銅器犯者以贓論其十一沿邊鎮戍請明斥堠習戰陣謹烽候令夷狄知懼戰必有功其十二每年給散蠶鹽不數斤兩雜之以硝土請給散之時命清強官止絶其十三伏聞關西河東人民飢饉殍殕者多其城市鄉村積粟之家望令官司通指姓名俾令出糶以濟饑民中書門下覆奏程遜等十三事其置採訪使難擇公清之吏却生僥倖之門問疾苦則未能勞供須則轉費況刺史廉使自合訪求不勞別置

其累年水旱欲與檢田以均勞逸今年夏苗已多災旱秋稼今未及時請下三司可否聞奏其屯田治務興造之初所費不少今國力未辦可俟他時其受官舉代劉鼎近已上聞其餘九件並可施行擇良善為心腹羣官書考併省州縣止游惰勸耕桑諫官論事給事封奏斷用銅器邊城習武備差官散鹽均糴以濟饑民等事詔曰程遜等所陳時務並闕王道兼雜霸圖益國利民無所不至成仁去害悉在其間救時病以良多比忠言

之吏切封駁詔勑尤可施行餘據事條下所司
周張昭遠初仕後唐為都官員外郎知制誥明宗長興
元年昭遠奏古者聖帝明王愛民恤物先要察其利病
愍其凶災既黈纊以垂旒難家至而戶曉其間疾苦安
測細微臣每見諸處奏報今春已來穀價絶賤如聞梁
益抱聊生之歎登萊有餓殍之人方當盛明深不宜稱
臣必恐下民疾苦理道未周長吏既不上聞百姓無繇
自訴藏姦積弊威福臨人僻郡遠藩慘舒自我苟無廉

問何表雍熙竊覩本朝二十聖之規模三百年之基構事皆師古政在安民一歲不登則命輶軒之使三農或匱則覃蠲賑之恩所以國祚延長生靈推戴上布穆清之化下無愁歎之聲詢於舊章其道猶在唯聖主行之臣請依本朝舊事選擇郎官御史清强幹事者每歲分行天下宣問風俗求瘼懲違凡人間疾苦巨細盡許上聞朝廷詳其利害則皇風遠洽貪吏革心庶幾明時盡除弊政疏奏不報

和凝初仕後唐末帝清泰二年為翰林學士上言當貞
觀之朝則廣開醫學及開元之代則親制方書爰在明
朝宜遵故事方今暄熇在近疫癘是虞言念軍民宜加
軫閔其邊遠戍卒及貧下農人既難息於苦辛或偶縈
於疾疹地僻既無藥物家貧難召醫師遂致疾深多罹
物故荷戈執耒皆展力於當年問疾賜醫宜覃恩於此
日其諸處屯戍兵士今太醫署修合傷寒時氣瘧痢等
藥量事給付大軍主掌以給有病士卒之家百姓亦准

醫疾令合和藥物救其貧戶兼請依本朝州置醫博士令考尋醫方合和藥物以濟部人其御制廣濟廣利等方書亦請翰林醫官重校定頒行天下

王易簡仕晉為中書舍人天福三年易簡進漸治論曰

臣聞天地之道起於漸夫天之高畜雷霆之威雨露之恵覆於萬物必從漸而生以地之厚負江海之滋潤濟之潤載於萬物亦從漸而長況人者無天之功乏地之力勞方寸之心豈可急速而治天下也惟我后膺圖履

運握鏡臨人藴勤儉之風秉弘厚之德内無䧺翫外絶奢華信任股肱委仗將帥自有仰成之化固多定亂之功令者所以尚撓聖懷親勞御札者何冝以庫藏稍虚士卒微惰使天威之莫震令王化之未敷此則非臣下之無謀豈君上之有過蓋承僞廷之困弊遇數歲之亂離令國家宜静以圖功不可躁而取失或欲急徵暴斂則百姓愈逃或以峻法嚴刑則三軍益叛莫若制治於未亂求安於未危者也凡止亂危者應上玄則以好生

惡殺為心接諸侯則以含垢匿瑕為念夫如是即水旱無繇而興干戈何門而動也考諸政教則禮樂咸在刑賞具存任四輔提其綱遣百司舉其目必見梯航常貢士馬日精所謂强其榦而弱其枝深其根而固其蔕於是天地有清和之氣星辰無譴見之災可以薄賦恤萬民足以虛懷馭羣后或恩正名于中夏問罪於殊方人皆同心兵必戮力寰區既定帝道自隆躋元首為睿聖之君列四輔作賢明之相主則社稷無患臣則子孫永

安此則顯漸之功見治之驗矣勑王易簡手演王言心

資帝業當開創之運以遠大而論天不能威變四時地

不能躁成萬物況當革易盡已從周化未可以驟行事

只宜於漸治不疾而速其在兹乎所貢論宜付史館

竇貞固仕晉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天福三年貞固奏

曰臣伏覩先降御札令文武百僚各進封事臣聞舉善

為明知人則哲聖君在位藪澤莫有於隱淪昭代用才

政理自無於紊亂求賢若渴從諫如流鄭所以譽子皮

魯所以譏文仲為國之要進賢是先庶遵理治之風宜舉仁人之器臣今欲請降勑命指揮文武百寮每一司之内共集議商搉一士奏薦述其人有某能某解堪為某官某職便請朝廷據奏薦任用若能符薦果為當才即請量加奬賞或有乖共舉兼涉徇私亦請量加殿罰所貴官縣德序位以才昇三人同行尚聞擇善十目所視必不濫知臣職在論思位忝近侍每謝匪躬之節常慙濡翼之譏將贖貪功聊陳狂狷勑曰進賢受賞備有

前文得士則昌斯為急務賓貢固名系閨籍職在禁庭
貢章疏以傾心請班行而薦士於可否之際分賞罰之
科所貴當人無或曠職今後宜許文武百寮於縉紳之
內草澤之中知灼然有才器者列名以奏納其章疏記
彼姓名否臧盡達於予懷用捨免私於公議仍付所司
李詳為中書舍人上疏曰臣聞除舊布新故順天而設
教惟名與器不假人以樹恩所以示寓縣之至公所以
仰朝廷之大柄今則既逢英主未革前蹤是敢聊舉一

端輕塵四遠酌其損益幸補涓埃伏覩南衙兩班内庭諸局或有不文不武非舊非勲諭伎術則罔有所長語才行則罕聞其異但思月限以冒官常俾五細以在庭使四方而何則有虛華級仍蔭私門忝營更及於子孫禄利徒銷于府庫況今方興戎事久困生民顧無用之官寮具員無闕計有限之財力豁蔵正虛若不去留定成耗蠹伏望畧加澄汰稍辨幽明則支分或減於殷憂内外庶成於通濟又覩十年已來肆赦頻降諸道職掌

一例奬酬藩方不守扵規程奏薦罔論其髙下僕隷則動逾數百緜綸則皆示特恩所以倉塲管鑰之徵人曹局簡札之小吏至扵伶倫賤類洒掃庸奴初命便假扵貴階銀章青綬拜賜遽披扵法服牙笏紫袍乃致貴賤不分寵榮濫被雖雷雨作解渥澤恐遺扵萬物而衣裳在笥貞規何法扵百王此後或有溥恩應諸道職員主兵將校外其銜前職列伏乞明示條章俾循事體節度州只許奏都押衙都虞侯教練使客將孔目官及有朱

記大將十人仍取上名友郡則只許薦都押衙都虞侯
孔目官其諸色人並委本道量轉職次則得之者感恩
有異受之者與衆稍殊寰區仰天子之尊藩后知王澤
之貴名器之重治亂是資伏惟陛下俯迴宸覽略焰愚
衷勿為小善不行勿謂舊弊難改失之在漸謀之在初
倘或因此留神自可觸類而長宰臣奏李詳才光鳳閣
志奉能圖聰明有作誥之方名器無假人之理以兹留
意爰具上章乃是大綱且非小善既叶聖人之教可嘉

君子之言所奏節度刺史州衙前職員等事望賜施行

從之

竇儼世宗顯德末為翰林學士上疏曰臣伏覩御札應

內外臣寮有所見所聞並許上章議論者臣非才寡識

備位曠官仰承綸綍之言聊貢芻蕘之說其一曰伏以

設官分職授政任功欲為政之有倫在命官之無曠今

朝廷多士省寺華資無事有員十乃六七止於計月待

奉計年待遷其中廉幹之人不無愧恥之意如非歷試

何展公才伏請改兩畿諸縣令及外州府五千戸上至縣令為縣大夫昇為從五品下畿大夫見府尹亦如令之儀其諸州府縣大夫見本部長官如賓從之禮郎中員外郎起居補闕拾遺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光禄少卿以下四品太常丞以下五品等並得衣朱紫為之滿日當在朝一任約舊官遷二等自拾遺監察除授廻日即為起居侍御史中行員外郎若前官不足三署即罷後一年方得求事如此則士大夫足以陳力賢

不肖無以駕肩各緊否臧明行黜陟利民益國斯實良規其二曰為國為家之方守穀守帛而已二者不出於國而出於民其道在天其利在地得其理者蕃阜增積失其理者耗嗇燋勞民之顓蒙宜有勸教伏請於齊民要術及四時纂要韋氏月録之中采其關於田蠶園圃之事集為一卷下三司彫木版廣印頒下諸州流布民間疏奏雖不即行物議韙之

謬誤

夫履赤墀之塗居青瑣之署掌惟行之令代如絲之言必須兼資才識精練典故極其思慮以奉攸司乃有失稽古之意違詳審之理或叙述漏略或高下非宜既不切於事機且有辱於綸命四禁之制斯為重焉至於黜免亦自述爾

後魏道武天興初姚興侵晉襄陽戍戍將郗恢馳使乞師於常山王遵遵以聞帝詔御史中丞崔逞與張衮為遵書以答初恢與遵書云賢兄虎步中原帝以言悖君

臣之體勑逞㝅亦貶其主號以報之逞㝅乃云貴主帝怒曰汝貶其主答乃稱貴何若賢兄也遂賜死

孝文時蠕蠕國有喪帝遣中書監髙閭爲書與之不叙凶事帝謂曰卿爲中書監職典文詞所造音書不論彼之凶事若知而不作罪在灼然若情思不至應謝所任閭遂引愆免冠謝罪

唐德宗興元元年杜佑自饒州刺史除嶺南節度使時帝在山南朝廷故事報政往往遺脫舊嶺南節度常兼

五管經略使佑獨不兼故五管不屬嶺南自佑始也

貞元三年二月謚大行皇后王后為昭德皇后詔兵部侍郎李紓為謚冊文既進帝以紓之文謂皇后為大行皇后非也留中不出復詔翰林學士吳通玄為之通玄文云洛后王氏議者亦以為非案貞觀中岑文本撰文德皇后謚冊曰皇后長孫氏斯得之矣

十一年五月以宣武軍節度支度營田汴宋亳潁觀察留後汴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李萬榮為宣武軍節度副

大使知節度事兼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潁觀察使依前兼御史大夫又以招義軍節度支度營田澤潞州大都督府左司馬知府事兼御史大夫王處休為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昭義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澤潞磁邢洺觀察使依前兼御史大夫以朔方留後李欒為靈州大都督府長史朔方靈鹽豐受降城定遠城天德軍節度支度營田觀察押蕃落使依前兼御史中丞初詔下萬榮處休欒等各除本府司馬及內出

告身始為長史然後追制改焉

十五年八月贈故四鎮北庭涇原節度使田希鑒陝州大都督希鑒自涇原已改尚書衛尉此贈誤官銜也

十六年九月贈左散騎常侍駙馬都尉郭曖工部尚書曖大歴十四年授左常侍建中二年以憂罷興元元年二月授太常卿同正以至于終今詔書言常侍誤也

憲宗元和八年十月戊戌以左神策軍普潤鎮使蘇光榮為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四鎮北庭行軍兼涇原

等州觀察使翰林學士司門員外郎韋弘景草制漏叙勳勞是月辛丑詔弘景守本官落職

十二年七月丙辰以中書侍郎平章事裴度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充彰義軍節度由光蔡等州觀察淮西宣慰處置等使其制翰林學士中書舍人令狐楚所草也度以是行兼招撫請改其辭中未翦其類爲未革其志又以韓弘爲都統請改更張琴瑟爲近輟樞軸又改煩我台席爲授以成算憲宗皆從之乃罷楚學士

十二月詔刑部侍郎韓愈撰平淮西碑文既成而淮西節度使李愬姻聯戚里其妻上言愈叙愬之功不平後有詔刋磨愈文別命叚文昌撰述

梁太祖開平三年四月翰林學士鄭珏盧文度以書詔漏略王言罰兩月俸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十一月壬申詔太宗朝左僕射李靖可册贈太保鄭州僕射陂可改為太保陂時議者以僕射陂者後魏孝文帝賜僕射李冲故因以為名及是

命之降以為李請蓋誤也
四年八月太子太傅李琪奉命撰故青州節度使霍彥
威神道碑初琪仕梁至平章事而私懷感遇之意舊之
工碑版者奉勑撰碑皆始叙君上奬功之道承詔撰述
之旨每於立意皆稱臣彥威仕梁位至方面及兹叙其
揚歷必須指名幾任是偽幾任是朝命琪不欲指斥偽
梁所撰碑文自初不稱臣中書覆奏云李琪所撰霍彥
威神道碑文既不分真偽是混功名望令改撰從之

稽緩

夫居代言之職處備問之地文有工拙性分利鈍或持槀而從遊或舝筆而赴召乃有思靡流通情惟底滯含毫而若失授簡而後成不能屬詞或罹奏免布之朝聽徒負靦顏如其吐詞雖妍移晷乃就是謂晚成可以塞責斯則庶幾矣

漢司馬相如武帝時與枚皐俱爲郎從行至甘泉行音下孟反雍河東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宮

館臨山澤弋獵射馭狗馬蹵鞠刻鏤蹵千六切足蹵之也鞠巨六切以韋為之中實以物蹵蹋為戲樂帝有所感輒使賦之臯為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相如善為文而遲故所作者少而善於臯

魏和逌高貴鄉公時為侍中甘露二年幸辟雍會命羣臣賦詩逌與尚書陳騫等作稽留有司奏免官詔曰吾以闇昧愛好文雅廣延文賦以知得失乃爾紛紜良用恻然其原逌等

宋謝靈運文帝時為侍中與顏延之俱以詞彩齊名而遲速懸絶帝嘗勑各擬樂府北上篇延之受詔輒成靈運久之乃就

梁張率高祖時為司徒掾直文德待詔省侍宴壽光殿帝詔羣臣賦詩率與太子中舍人劉孺並辭未及成帝取孺手板戲題之曰張率東南美劉孺雒陽才攬筆便應就何事久遲迴

北齊李愔為中書郎文宣在宴席口勑以魏收為中書

監命愔於樹下造詔愔以收一代盛才難於率爾久而
未訖比成帝已醉醒遂不重言愔仍不奏事竟寢
隋薛道衡為內史侍郎每至搆文必隱空齋蹋壁而卧
聞户外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
唐陸餘慶則天時為中書舍人常引入草詔餘慶惶感
至晚竟不能曆一詞責授左司郎中
李建穆宗長慶元年除兵部郎中知制誥自以草詔思
遲不顧當其任旋改京兆少尹

後唐崔沂初仕唐昭宗時累遷員外郎知制誥性抗厲守道而文藻非優嘗與同舍顔蕘錢珝俱秉筆見蕘珝贍速草制數十無妨談笑而沂自媿翌日謁國相訴曰沂疎淺不足以供詞翰之職相輔然之移爲諫議大夫
封舜卿唐末爲禮部侍郎知貢舉梁開平中與門生鄭致雍同受命入翰林爲學士致雍有俊才舜卿雖有文辭才思拙澁及試五題不勝困弊因託致雍秉筆當時譏者以爲座主辱門生

周劉温叟初仕晉為翰林學士知制誥北虜犯闕温叟恐俻其行與承旨張允上章求免所職及漢祖至汴宫久而來見執政援引欲置於兩制温叟堅求散秩言稍詆訐盖温叟在翰苑日遇詞目繁委常難其才之不迨有退倦之志遂除駕部郎中

册府元龜卷五百五十三